

復興崗學報

民 92，77 期，355-367

哈金小說「等待」所呈現的「文革」 背景意象之探討

林麗雲

政治作戰學校外文系

「等待」一書為中國大陸旅美作家哈金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暨「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之小說。本書描述軍醫孔林與護士曼娜相識後等待了十八年，始獲准與元配淑玉離婚，與曼娜結婚。期間經歷了十年的文革，作者有意以此段戀情的發展過程來描繪文革現象，同時亦反映作者對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現象的不滿，選擇斷絕與中國關係，而留居美國的心靈世界。

關鍵詞：哈金、等待、文革、文化大革命、孔林、曼娜。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旅美中國大陸作家哈金之小說「等待」一書，於一九九九年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二〇〇〇年獲得「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而引起國人的注意。本書描述軍醫孔林等待了十八年，始獲准與元配淑玉離婚，而與護士曼娜結婚，期間經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有意以此段戀情的發展過程來描繪文革現象，同時亦反映其對中國大陸不滿，而選擇留居美國的心路歷程。

哈金的「等待」架構獨特、文筆幽默、反諷，以理性的態度冷眼旁觀書中人物的不幸及苦樂。他成功地傳述文革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在極權統治下力圖改變命運，卻無法衝破「傳統」及「反抗傳統的破壞力」所帶來的困境，亦無法擺脫在得與失之中進退失據、隨波逐流的無奈。哈金作為文革期間歷經加入紅衛兵、解放軍、下鄉、及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腦海裡一幕幕當時參與、目睹紅衛兵殘害百姓、社會分崩離析、人性黑暗貪婪、及黑暗中善良人物所發出的人性光輝，使他寫出一部部令西方人都能體會感動的作品。他的得獎，除了因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國力漸強，造成中國熱，引起美國人對中國的轉變極感好奇外，更因他對人性刻畫細微，打動人心使然。

這樁發生在中國北方文革時期，鄉下小人物的愛情故事，究竟要如何反映它的象徵意義呢？如果只寫一個結果不盡如人意的等待，又何必浪費筆墨，仔細地交代那沈重壓人的時代背景呢？因此，興起本人想從這樁看似苦悶，又微不足道的家庭倫理故事裡，尋求作者弦外之音的念頭。

二、研究目的

沒有骨幹架構，血肉難以成形，那「等待」中具體而微的描述所象徵的意義到底何在？是一個普遍平凡的愛情故事？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或是一種對人性無奈的記錄？既名「等待」，本文將嘗試把書中敘述的背景細節與時代現象作一比較，並找出其連結關鍵，以探討作者寫這本小說的深層意義。

本文想從三方面來探討：其一，根據其具體而微、不厭其煩的背景描述，去探索其時代背景及變遷。其二，根據其人事變化的感情主軸，分析等待的理由及意涵。其三，探討不同階段的等待途徑所要象徵的、大時代的背景變化。也就是書中人物的情感變化，與所處文革時期各階段相呼應的象徵意義。

貳、作者簡介

一、生平

哈金(Ha Jin)本名金雪飛，一九五六年生於中國遼寧省。父親是軍官，曾任地方政委，母親是勞工階級。成長階段適逢動盪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的文革始自一九六六年，迄於毛澤東病逝的一九七六年。此期間中國共產黨藉著摧毀舊文化將中國轉變為馬克思無產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即所謂「破四舊、立四新」、「破三套、立一套」，破除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破除封建主義教育、資本主義教育、修正主義教育，建立社會主義教育。)(註一)。這段時間裡許多學校關閉，知識份子被迫下鄉勞改。哈金於一九六九年底加入解放軍，一九七五年初退役，前後共五年。雖有心上大學卻因多數學校尚未復課，就在鐵路局當電報收發報員。一九七七年進入黑龍江大學英文系，於一九八一年畢業。並在一九八四年畢業於山東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翌年赴美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哈金原打算回中國，然一九八九年中共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以武力鎮壓學生，讓他決定留在美國，並決定不再用中文寫作。他曾自言：「那是一個野蠻的政府，我很生氣，我決定不回中國」、「用英文寫作成為我生存之道」。哈金於一九九三年畢業，獲博士學位。畢業之前(一九九〇年)出版一本詩集「於無聲處(Between Silences)」。

一九九六年哈金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辭海」(Ocean of Words)，內容是有關人民解放軍的故事，這本書為他贏得「海明威筆會獎」(PEN/Hemingway Award)。他的第二部短篇故事「紅旗下(中文譯本「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一九九七年)獲得 Flannery O' Connor 獎。一九九八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說「池塘裡」(In the Pond)，緊接著一九九九年第二部小說「等待」(Waiting)問世。「等待」並在一九九九年獲得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及二〇〇〇年的「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Pen/Faulkner Award)。近作「新郎」(The Bridegroom)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亦獲亞裔美國文學獎及 The Townsend Prize 小說獎。哈金目前在亞特蘭大艾莫莉大學(Emory University)英文系任教。課餘仍創作不斷。

二、風格介紹

哈金在紀大偉的訪談中陳述其文學血脈承自帝俄作家，尤其是受到「巴勃•

果戈理」和「契訶夫」的影響。除了同是身處亂世之處境外，更在其對小人物與大時代之間的反諷與荒謬之處置。（註二）而且提及「等待」是受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影響。（註三）哈金的故事同樣地在描寫，小人物在龐大的、來自傳統的束縛及官僚體系層層制約的惡勢力下所承受的苦難。書中男主角孔林遵循著生活的軌道，在時、空限制下期待著希望的來臨，在一個可有可無的希望實現後，發現並非那麼完美，又再期待另一個希望。人生就是無限希望的延展和等待，宛如紀大偉對哈金的評語：「對空間流離、時間延宕，選擇平心靜氣的面對，並繞道而行的生活方式。」（註四）他寫起東西不疾不徐，冷眼旁觀。有人質疑他太冷酷，他卻說：「契訶夫不斷地強調，你寫到感情上特別強烈的時候，一定要把感情卸下來，冷冷地來處理它、降溫。在這些情況下，我是儘量降溫的。」（註五）他寫文革時代對人性的扭曲，及所描述的殘酷現實，雖令人震驚，但作家的良心不安就驅使他，把它寫出來以求心安。

哈金曾言：「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某個時代、某個地域的讀者所寫。我是為了我心目中那些偉大的、他們的作品即使經歷漫長的時間、即使他們死後多年，仍然被肯定和尊敬的作家們看齊。」（註六）如是所言，他的「等待」一書所描述的時代——文革前後，及其發生的地點——中國東北，以及對人性的關懷，和對權威控制下受壓抑的小人物的不幸與無奈，均應是他想要表達與其所倚賴的骨幹吧。

對他而言，細節的描述是最主要的。他反對別人說他是寫實主義派作家。他曾說：「我覺得什麼主義對我來說都不是最主要的，怎樣把故事講得好才重要。」（註七）又說：「我覺得只有細節，才能把故事安插在一個具體的地點，我們寫故事一定要千方百計地把它立足於一個具體的地點，往往寫完了以後，我可以看到那個象徵的意義。當然，要寫得非常具體。寫得非常準確、非常鮮明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象徵意義就會出現，而越具體，便越具普遍性。」（註八）

參、內容架構與時代背景探索

「等待」這本書所跨時代是從一九三五年書中主人翁出生開始提起，故事發生則自其唸大學時相親的那一年（一九六二年）開始，歷經結婚（一九六三年）生女、等待離婚十八年，再婚（一九八四年）並育子，迄一九八五年止。其間歷經文化大革命大浩劫，及其前後的權力鬥爭時期等大時代的變動。在那動亂的時代，正也是作者的成長過程。然而作者對於他親身經歷的動盪，宛如圖畫故事書中不經意從眼前溜過的佈景，冷冷的不顯眼的襯托著；但是圖畫中的人物也是深沈壓抑的。進行的是無聲的等待：等待時間的經過、任憑命運的安排、他們渺小地生活著、想要有所作為（去法院要求離婚）、想要逃避命運、開創命運（曼娜

的相親)，小小的願望卻無法實現，甚至遭到阻撓（本生的介入、楊庚的侵犯），時代的箝制整個壓縮在孔林服務的公家軍醫院，宛如牢房般的醫院讓他們不敢跨越。正是所謂「哈金小說的背後，瀰漫著一股殘忍的氣氛，小說中的人物被制度嚴厲地監控著。他筆下的軍隊醫院，像一座監獄，乾乾淨淨，任何住在這座監獄的人，都知道這裡的行為守則，因此，所有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個人與當局的關係，都是在合乎人情、文明和理性的脈絡中處理的。小說中的人物，對領導、對當局、對制度、對各種規章，都沒有怨言，沒有仇恨，沒有反抗，倒是埋怨自己、嫌棄自己、譴責自己。」（註九）

本書根據故事情節發展，依序可分為第一部自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第二部自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三年-->序一九八三年-->第三部自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四個步驟。

對照其時代背景歷史發展亦可略分為：（一）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毛澤東指出文革應自一九六五年冬起。（註十）這段時期主要在批鬥劉少奇。（二）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其間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林彪政變）。（三）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其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批周恩來，一九七六年四月周恩來去世。九月毛澤東逝世，由華國鋒接任，於十月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災難。（四）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重新評估與否定期）。其間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復出，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初步革命由文革完成，其後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平反冤案並重新評價文革。一九八一年，鄧回復中央軍委主席（該年十一大六中全會指出文革錯誤給人民帶來災難內亂。）一九八三年被選為國家軍委主席。鄧鬥垮華國鋒。一九八四年指出要徹底否定文革。（註十一）

依故事情節可看出時間上，作者把故事發展與其時代發生的政治事件是互交叉地交代配合的。

肆、「等待」中的文革印象

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歷經十年，終止於一九七六年十月。本書中男主角孔林與女護士曼娜相識於一九六六年，等待了十八年後，終於在一九八四年獲准與元配淑玉離婚，緊接著與曼娜結婚。這十八年的歲月正歷經了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

「等待」一書的時代，從孔林結婚，到離婚及再婚，共歷經二十一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這二十一年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與元配的結婚，代表傳統社會的婚姻關係——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責任與義務重於愛

情的兩性關係，傳宗接代、操持家務、侍奉公婆是女性的天職，而男人的任務則是志在四方、賺錢養家。及至第二階段則是本書第一、二部所要敘述的——孔林與曼娜的關係發展——此其時代背景也正式進入文化革命的時期。第三階段則是本書第三部所敘述的孔林與曼娜婚姻生活。

依照作者所言：「我們寫故事一定要立足於一個具體的地點.....在具體詳實的描述中可以發現象徵意義。」（註十二）作者是否有意以此段戀情的發展作為文革的象徵呢？「中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就進入了無性時代，而且持續了三十年時間。這段時間性觀念極端保守，且嚴格建立在婚姻基礎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為被認為是可恥的。」（註十三）在本書第一部裡所表現的男女關係及社會對婚姻關係的態度正可明確表示。首先，淑玉的舊式傳統，與受西式教育的孔林的西方文化勉強結合，即使有婚姻關係，在生育一女之後即告分居，且長期的分隔兩地（妻留在鄉下老家，夫在木基市的醫院當醫生）一年除了十天的假日（雖有十二日，卻須耗兩天的交通往返）待在家中。而淑玉有一次要求同房，理由是為給孔家添個兒子以便照顧家小並傳宗接代，然孔林因為心中另有曼娜而斷然拒絕，且覺得與她的任何親密舉動都那麼的不自然了。與元配之間既然沒有愛，也自然再也不會有性，但他與曼娜之間的關係卻也維持了十八年的無性關係，對照前面所言「任何非生育性行為被認為是可恥的」，是傳統的約束力使然，卻也是當時人為的制約。

本書共分四部份。序從等待的第十七個年頭談起，因為十七年來每年都上演同樣的戲碼，所以以最後的一次回鄉離婚，作為代表性的介紹。

一、序文

序文完整地交代孔林是個醫生，奉父母之命結婚，婚後三年生一女兒之後就與元配分房。妻子淑玉是個傳統的女人，令他不能忍受的是還裹三寸金蓮的小腳，年紀雖小他一歲，外觀卻好似大他二十歲的孀孀，甚至穿著老式，讓他覺得帶不上檯面。但淑玉人如其名，非常賢慧，長年在家侍奉公婆、照顧田地、獨自打理家務，並撫育唯一的女兒——孔華。孔華此時也已十七歲。故事開始就點出「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為什麼年復一年都沒成功呢？一方面是他態度不很明確，似乎可有可無，有時又覺很難啟口，另一方面是他的小舅子從中作梗，（當庭為姊叫屈、聚眾羞辱、登報.....）、強大傳統社會價值的壓力、院方的規定——夫妻分居十八年才可離婚。但這十八年的規定也使他有理可以回覆女友的要求：今年如果離不成，明年還有機會。對孔林而言，等待期間他有家室、有女兒、有工作、薪水及女友，而且婚遲早可以離，太太又

每年都答應，勝算既然很大，反正也不急。相對於孔林的溫吞，他的女友曼娜就積極多了，她每年逼婚、每年落空，十七年等待的期間，由充滿信心（自恃年輕貌美）的強勢作為，到年年的離婚失敗而被安排相親不成，到最後的受到強暴而至進退失據，緊緊抓住孔林作終身依賴，她的「等待」也由於時間的延宕、人事的變遷而變得無奈。

二、第一部

第一部從一九六三年孔林畢業到木基市當醫生開始，結束於一九七〇年。敘述了孔林的婚姻狀況、與曼娜的認識經過、第一次要求離婚、到第一次提出離婚的情形，以及離婚失敗的始末。孔林結婚次年即認識曼娜。曼娜先是與董邁談戀愛，但戀愛與工作分發地點的衝突與不確定，使曼娜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另一方面，則因這是她的初戀之故吧。但董邁終究為了自己的工作環境及未來著想，捨棄曼娜而與其表妹結婚（因為只有靠結婚才能有當地的戶口，也才能找工作等等的因素）。婚姻的本質呈現功利及功能性。而初戀的失敗促使曼娜尋求亦師亦友的孔林之慰藉，而孔林的溫和體貼，表現在一九六八年冬天的野營訓練。體貼之情令曼娜轉而愛上他。孔林在已婚的身分及工作待遇均平穩的情況下，並無意貿然接受這段婚外情，但在曼娜的主動下，他漸生情感上的依賴。

第一部交代了激發曼娜採取主動攻勢的兩個原因。第一是瞥見孔林與馬萍萍的獨處，激起她採取行動。其次，當她看到淑玉相片之後信心大增，決定接受牛海燕的建議，與孔林發生關係，但為孔林所拒。曼娜不明白孔林是否愛她。孔林父喪之後曼娜逼他離婚，孔林基於淑玉長期的犧牲奉獻而拒絕，但曼娜生氣不理，在宴會上藉酒澆愁，故意周旋在眾男女之間，並且不理會孔林。孔林深感不滿但又關心她。當曼娜對他表示悔意並且要求獻身給他時，仍然被拒而失望地離去。至此，孔林下決心要求與妻離婚。這是他第一次作出離婚的決定，時為一九六九年冬天。但回家後女兒的親情、家庭的溫暖、及愧對妻女之情使他難以啟齒。一九七〇年在小舅子的生命威脅下又告失敗。而為了保住升等加薪的機會，孔林也不敢急於再談離婚之事。第一部就此結束。

三、第二部

第二部起自一九七二年，結束於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序中所交代等待離婚的十七年。至此本書終於與開頭接合。本部書以孔林和曼娜因結婚不成，而為曼娜相親的情形，及曼娜失身於楊庚而致使等待者的情勢逆轉，優勢不再，無奈中仍

只能堅持下去。從一九七二年孔林表弟孟梁求親開始，接著被安排與魏副政委相親相繼失敗之後，使兩人想擺脫困境所做的努力終致失敗，並因孔林住院而認識投機份子楊庚，進而使曼娜遭受強暴。一九七四年，兩人關係陷入另一種境界，一九七五年孔林出差回來見歷經風暴的曼娜已判若兩人之後，深深的自責和來自四方的羞辱，使曼娜無法再得意地威脅要求孔林離婚，但孔林仍一本體貼的心對待她。這段戀愛關係就此逐漸冷卻，雙方漸感乏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逝和這段戀情的水波不興是否也有吻合之處？第二部裡不再有激烈情緒，只有無聊的等待到滿十八年，就如此年復一年地等待到第十七年，即本書「序」中所描述，其離婚訴請的情形（本生替姊姊抱不平、法官責備他負心，不符軍人當有的準則而駁回所請。）依照十八年的分居可訴請離婚之規定終於可行，孔林想到把淑玉接到木基市離婚較方便。第二部的結束正與序相銜接，這年（一九八三年）也是人民公社解散的一年，作者似乎有意把孔林與曼娜的這段感情比喻成「文化革命」的動力，其試圖擺脫與代表舊傳統文化的淑玉的關係，是場漫長的拉鋸戰。

四、第三部

第三部始自一九八四年七月，本生陪淑玉到木基市和孔林辦離婚，開頭並交代人民公社於一九八三年解散。第三部描寫孔林與曼娜「等待」的結束與兩人婚姻生活的狀況，以及新局面所帶來的現實困境。「幸福」在握時，並不如想像中的甜美，相反地，是更深刻的折磨與苦難。孔林在這段耐心追求等待所得的婚姻中發現自己不曾愛過對方，卻從元配的生活中感到一股安祥和幸福。

這段心路歷程可算是由擁抱實現理想的極度歡樂中，被到手的「幸福」反噬的無奈與矛盾。證諸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亡故之後，中共中央一度強調要「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熱情支援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註十四）顯然表示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六月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開始批判毛澤東，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註十五）。該文中所指「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帶來的內亂」可說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註十六）。

對孔林與曼娜而言，如果「結婚」是一場「戀愛革命」的終結，那婚後現實生活之撞擊導致其徹底的失望與懷疑，難不成是一場徹底的迷惘否定與批判？如果把十八年的等待看成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前後過程，則作者的態度很明顯地是一種徹底的失望。革命帶來「家」的分崩離析。再反觀他與曼娜的結婚，如果說是革命之後的重建，則苦悶、約束、與折磨更甚於幸福。文革後，鬥爭並未消失，四人幫被鬥垮之後，另一種惡勢力 頭了，如書中人物楊庚那種惡行惡狀無恥之

徒（他強暴曼娜、陰狠狡詐），可以公開揭示其惡狠致富的手段，為求致富可以你爭我奪，不必偷偷摸摸。傳統的官僚被打倒了，可是新興的經濟犯罪卻正猖狂，傳統價值觀也蕩然無存。所以曼娜在目睹螢光幕上楊庚的得意嘴臉時，痛心疾首，咬牙切齒。故事結束之前描寫到，男主角從已離婚的元配與女兒的家中，感受一絲溫暖而嚮往，傳統的力量向他招手，但是，代表革命的曼娜即使多麼病入膏肓，卻仍充滿生氣。兩個力量的拔河，就如此繼續纏鬥下去，似乎告訴讀者「致死方休」。

伍、作者冷處理文革時代背景的手法

接下來將舉出書中所描述背景時代之細節、例證，來說明作者如何地冷處理他那變動不安時代所發生的事件。

小說第一部的發生時代正逢文革發生初期，很多現象都看出來是受到毛澤東主義學校編印的「破舊立新一百條」（註十七）影響，略舉數例為例——在第一部裡面，一九六五、六六年期間孔林的醫院規定將文學藝術書籍交紅衛兵燒燬，（註十八，譯本，頁 38）因此孔林將書藏起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蘇聯真理報導：「紅衛兵下令焚毀所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將所有教科書、歷史書、現代新書、外文書全部焚毀。」（註十九）因此有了孔林請曼娜幫忙包「書皮」（譯本，頁 39），醫院規定交出含資產階級思想和情調的書尤其外國書（譯本，頁 41）。在損毀文物的橫行方面，當曼娜開玩笑要剃髮當尼姑時，作者寫到「眼下，那有什麼青燈古佛，紅衛兵破四舊，在各地砸寺廟、封修道院、尼姑和尚都被還俗了，有的遣返家鄉，有的發配到偏遠地區，讓他們向勞動人民學習如何做人。（譯本，頁 54）」當兩人去看戲時，京戲也改成抗日戰爭戲。正是所謂「戲劇節目一定要改革，要演有意義，不准演得妖裡妖氣」（註二十）對於人民的娛樂也有規範：「停止生產撲克牌、軍旗等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切東西。」（註二十一）所以孔林對夢中小孩玩撲克牌感到迷惑不解。而人民的外表也受到種種限制，譬如「留長髮是小資產階級（譯本，頁 68）」要理平頭，因此孔林留長髮中分被批判，就改理平頭。文革是鬥爭時代，即使在醫院裡，工作人員必須參與政治活動並學習做心得報告。醫院也分兩派互相批判（譯本，頁 62）。當孔林與曼娜談到「中央糾出走資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受紅衛兵批鬥而感慨毛主席身邊埋藏這麼多定時炸彈」時，我們也可看出人民在受到強力宣傳的認知裡，違反毛澤東即為叛徒。毛澤東在林彪鼓吹個人崇拜教化下被神格化。此現象處處可見：譬如，孔林表弟約會見面時背毛詩詞「沁園春雷」（譯本，頁 134）；「屋內、公園內擺設都是毛主席」（譯本，頁 162）；結婚向毛主席致敬（譯本，頁 278）、結婚也唱革

命歌曲「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譯本,頁279)曼娜到招待所與魏副政委見面,招待所張貼「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整體而言,本書各部的細節描述在在都透露出那個時代不同時期的社會現象與政治背景。略述如下:

第一部——清算鬥爭、破四舊立四新、人民公社、批判鬥垮劉少奇時期;此時期的文革,我們可透過曼娜的描述,瞭解中共中央內鬥的混亂情形:「長春市裡對立的兩派革命造反組織在武鬥中用上了坦克車和架在火車頭上的火箭砲。四平市的火車站在武鬥中炸成了平地。」(譯本,頁61,62)而一般人民卻都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互批對方竄改中央路線,違反毛思想。軍隊中如果違反規定,便會被開除,並發配到偏遠地區「復員」。這階段結束於劉少奇身亡。

第二部——「批林批孔」、美「中」修好、尼克森訪中國大陸等事件引發外語學習熱潮,文化教育也走向正規,經濟開始好轉,強調按工計酬。小說中藉著孟梁的圖畫,揶揄美軍陷入越戰困境,使我們瞭解越戰的情形。孟梁作畫時,大陸的立場是反美的,但在與曼娜見面的那一年(一九七二年),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已修好(由於尼克森訪中國大陸)。至於中共中央則如孟梁所說的「批孔老二」(即指林彪)。原來,林彪由吹捧毛澤東求得晉身,卻因不能接班而謀政變,致受其親身女兒背叛而駕機投蘇,乃墜機身亡。(註二十二)根據一九七四年二月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林彪是道道地地「孔老二」的信徒,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七三年結合四人幫批鬥林彪,故有「批林批孔」之說。在學習英語方面,由於連醫院內的升遷都需要通過外語考試,帶動了人民學習英日語的熱潮。此外,由曼娜與魏副政委的見面,可得知魏閱讀的是美國作家惠特曼的「草葉集」(譯本,頁165),已不再是孔林所讀的俄國小說。惠特曼的詩表現出樂觀進取的自信,是建立美國獨立精神的詩人之一。這也反映出此時期大陸受到美國的影響甚於俄國。這段時期人民開始流行騎腳踏車。一九八一年魏副政委因追隨四人幫而被捕,死在獄中。(譯本,頁229)藉此事件交代了四人幫在此第二階段結束。

第三部——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可開店自由買賣,社會風氣開放,承認婚姻制度對社會的貢獻並實施一胎化政策。新的社會生活取代舊制度。淑玉從鄉下遷戶口入城市,作者將城鄉作一比較,強調家庭是維繫社會制度的重要因素。一九八三年人民公社解放「本生本為生產隊的會計,現在開了一家小舖子(雜貨店)」,(譯本,頁233)孔華隨母親到木基市進入工廠當工人,代表當時已可憑勞力賺取個人財富。社會漸開放,舞禁解除而禁止異性共同進出的禁令也已解除。至於一胎化政策,可由孔林描述記憶中有一農夫繳了罰款,卻沒能在第二胎生得兒子而遷怒竟致傷害其妻的案例清楚呈現(譯本,頁319)。

在經濟方面,繼四人幫垮臺、華國鋒下臺、鄧小平主政下,中共於一九七八年進行「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強調務實的重要性。(註二十

三)小說中提及曼娜、孔林觀看的電視節目「走上富裕的光榮路」(譯本,頁331)是這個時代的寫照。這個節目播放的都是一些經商致富而被徵召入黨進而當官的人物故事。投機取巧、不擇手段的暴發戶,已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其中陰狠狡猾的楊庚已一躍成為有錢的建築商。他利用機械工業蓋房子、企業化經營、軍事化管理,為典型的成功例子。

陸、人物角色定位

本書作者勾勒出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客觀淡出,不著痕跡;而大時代的點點滴滴穿梭如織。小人物如書中三個主角的命運宛如逃不出漁網的魚,而她們的名字所代表的涵義,也不再只是單純的人名而已。

比如「淑玉」,顧名思義是賢淑如玉,是傳統璞玉,若經琢磨,有朝一日可以越來越美。她在前半部書中辛苦持家、無怨無悔、樸實無華,對孔林的感情是完全的信任及付出;離婚後在城裡的歲月,她益發好看惹人喜歡,而單純善良益發令孔林想要依之靠之,是精神之美。「她對孔林沒有任何埋怨,甚至把孔林與曼娜的孩子視為大家庭的成員,象徵著原來那個中國的寬容度。沒有孔林,她與女兒孔華也繼續生活得好好的,他來探望她們,她們把他當成回家來熱情接待,令他反省自己,熱淚盈眶。」(註二十四)孔林對淑玉的依賴並不僅象徵對傳統的一種擁抱和肯定,更因為淑玉自己在新環境中的不斷蛻變(如剪短髮、改變裝扮),卻仍具傳統美德,使得孔林對她仍帶絲絲眷戀,傳統與創新帶給孔林的是一股安定的力量,但,那又是一場存在於理想中的夢境和等待了。

「曼娜」,一個洋化的名字,「一則暗示她追求愛情的主動與妻子淑玉的認命,是中西文化價值觀的對立;再則英文原著用的是 Manna 這個字,在聖經裡有「精神食糧」之意,象徵她只是孔林肉體層次之上的一個夢想。」(註二十五)所謂 Manna,在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裡,意指源源不絕的天賜糧食。對孔林而言,曼娜是生活上的一份慰藉,她可存在於其幻夢中,也可以多次要求獻身(卻不成),即使最後生病嚴重,孔林仍感覺到她生命中仍有強勁的活力,彷彿代表一股革命力量,隨時蠢蠢欲動,她追求愛情多次不成,甚至在受暴於楊庚後,仍奮力擺脫其可能造成之後果,她崇拜毛澤東,追求初戀(董邁)及孔林。她對孔林的積極追求是有目的的,她要結婚。曼娜強勢情形仿如毛澤東的化身,要破壞傳統的家庭。

「孔林」名字之意含,可說是「孔子學說」,加上林彪所代表的「軍事強勢」。「孔」代表傳統知識份子的所思所為,而「林」所代表的,則是推崇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林彪。孔林代表「儒家孔子思想及林彪的反動力量」。林彪是毛澤東的

最愛，也是圖謀政變，想消滅毛並取而代之的反動力量。正如孔林為曼娜所愛，然而兩人相戀十八年才結婚，婚後卻發現不愛她，經常想要擺脫她，甚至於希望她早日辭世。

柒、結論

哈金歷經文革時期的腥風血雨，透過書中主角孔林批判文革：「那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多少人的光陰浪費了，多少人失去了生命。革命過去了，（曼娜所收藏的毛澤東）像章成了歷史遺跡……」（譯本，頁 293）。對他所經歷的時代發出深切的嘆息。然而正如書中代表中國知識份子良心的「孔」林，以及蠢蠢欲動極思反抗傳統束縛的孔「林」卻在傳統與革命新潮流當中，向曼娜投靠；待回首，才發現「那人（淑玉）正在燈火闌珊處」，那是蛻變的中國傳統，那是心中的理想在召喚，然而他太軟弱，無力抗拒現實的生活，只有告別溫暖的原鄉，投向苦樂並存的「新婚」生活中。誠如哈金本人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當局殘害知識份子史實之深惡痛絕，而選擇斷絕與中國關係，長期居留美國寫作維生，投入異鄉新生活的現實寫照。

註釋

- 一、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八年四月），頁三一三。
- 二、紀大偉，〈訪問哈金〉〈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版三七。
- 三、成英姝，〈哈金兩夜訪談〉，〈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版三九。
- 四、同註二
- 五、哈金，〈哈金訪台灣座談暨簽名會〉，〈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版十四。
- 六、同註三。
- 七、同註五。
- 八、同上註。
- 九、黃燦然，〈哈金的解放〉(<http://www.jintian.net/3.00.jf.html>)
- 十、同註一，頁十三。
- 十一、同上註，頁五一。
- 十二、同註五。

- 十三、〈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版十一。
- 十四、同註一，頁五七五。
- 十五、同上註。
- 十六、同上註，頁五一。
- 十七、同上註，頁一七二~一八一。
- 十八、哈金(HA JIN)〈等待〉，金亮譯(臺北：時報文化，民國八十九年)，頁三八。
- 十九、同註一，頁三八八~三八九。
- 二十、同上註，頁一七八。
- 二十一、同上註，頁一七五。
- 二十二、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頁三六七~三七七。
- 二十三、邊裕淵，〈大陸經濟國際化程度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頁十九~二〇。
- 二十四、同註九。
- 二十五、張純瑛，〈與周偉雄教授文學對話—書友會三月九日討論哈金小說『等待』〉(<http://www.dajiyuan.com>)

參考書目

- 一、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八年四月。
- 二、哈金(HA JIN)。〈等待〉金亮譯。臺北：時報文化，民國八十九年。
- 三、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四、邊裕淵。〈大陸經濟國際化程度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 五、Jin, Ha. *Wait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99.
- 六、哈金作品：
Poems：
 Between Sil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Facing Shadows (Hanging Loose Press, 1996)
 Wreckage (Amazon Co. Books, 2001)
Short stories：

林麗雲

Ocean of Words (Zoland Books, 1996)

Under the Red Flag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The Bridegroom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2000)

Novels :

In the Pond ((Zoland Books, 1998)

Waiting (Pantheon Books, 1999)

The Crazyed (Pantheon Books, 2002)

Translation:

<好兵> (台北市：時報文化，2003) 譯自 Ocean of Words

七、有關哈金的報導和採訪：

"Ha Jin's Cultural Revolution", by Dwight Garn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 06, 2000.

"Powells Interviews: Ha Jin", by Dave, Powells.com, Feb. 2000.

"National Book Awards: Ha Jin (interview)", by Elizabeth Farnsworth, Online News hour, Nov. 30, 1999.

"Award-wining Author Articulates Misfortunes of Chinese in English", by Martha Baker, St. Louis Post-Dispatch, Dec. 06, 1999.

"Ha Jin's Brave New World", by Mark Binelli. The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Nov. 23, 1997.

哈金小說「等待」所呈現的「文革」背景意象之探討